



《资本论》 与当代中国经济

邓国春 邱丹 程镇岳 主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邓国春 邱 丹 程镇岳 主编

《资本论》 与当代中国经济



湖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

邓国春 邱 丹 程镇岳 主编

*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2印张 2插页 296 000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 000 000

ISBN 7—5351—0249—2/F·3

价定：3.80元

序 言

在湖北省《资本论》研究会的领导和组织下，由邓国春、邱丹和程镇岳三同志主编的《〈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一书出版了。这对于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运用《资本论》研究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实际经济工作者分析经济问题，是具有促进和示范作用的。

近一个时期来，有些同志对《资本论》这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作了一些不正确的评论。有的同志说：《资本论》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写的，已经过时了。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不对的。的确，《资本论》是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写的，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现时的社会主义经济中还存在着，因此，我们仍然能够运用《资本论》中的方法和其中的一些基本理论来研究和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

有的同志说：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完全否定《资本论》的方法和一些基本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作用，也是不对的。不错，马克思写《资本论》的目的，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认识到他们所处的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地位，以便促进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分析中，寻找出了这些经济现象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这些规律，在我国现阶段还仍然存在着。当然，它们二者的性质

是不同的。因此，我们仍然能够运用《资本论》的方法和一些理论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

下面我们举例阐明《资本论》中的方法论和一些理论，对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具体有些什么作用。

第一，《资本论》中的方法论能被我们运用来作为经济决策的方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法，就是对大量的经常重复出现的经济现象，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去进行分析，揭明这些经济现象内部的本质联系，即揭示出这种经济现象内在的发展规律。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必须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和分析，并寻找出这些经济现象发展的必然性，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些经济发展的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现在，在我国对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决策，实际存在着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在认真研究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执行这种决策时又采用正确的方法，这样做，一般说必然会取得预期的效果；另一种方法是不深入研究某种社会经济现象发展的趋势，靠“拍脑袋”作出决策，这样做，一般说必然会遭到失败。我认为不能否定运用《资本论》的方法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势，并以此为基础来制订我国经济政策的作用。

第二，《资本论》中关于商品货币的理论是扩大我国企业自主权的依据。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作为商品生产者的资本主义企业，要在市场上能自主地购买到它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要按照市场需要进行生产，才不致于使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不出去，才不致于使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能被使用，从而价值不能被实现。它要根据市场对它生产的某种商品的供求状况，决定扩大或缩小某种商品的生产规模。我国目前正在继续深入进行城市经济体制

改革，改革的中心是搞活大中型企业。要搞活大中型企业，也必须给企业以相对独立的自主权。由于我国现时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企业相互之间还存在着它们特殊的经济利益，它们要取得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补偿，所以，大中型企业的生产和交换，也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企业为了生产，要购买生产资料；要招聘它们所需要的合格的劳动者和科学技术人员；生产的商品要适应市场的需要，才能销售出去。因此，企业必须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权，这种相对独立的自主权，当然不同于资本主义企业完全独立的自主权。在社会主义社会，大中型企业所使用和支配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它要受国家计划和经济政策的制约，因而这种自主权，只能是相对独立的。这种相对独立自主权的理论依据，应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明的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

第三，企业积累是企业具有能进行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源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资本主义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时说：资本家把剥削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追加到原来的资本中去，使资本增多起来，就会使再生产的规模扩大。资本家为了能剥削更多的剩余价值，为了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能取得胜利，不得不进行扩大再生产。我国的社会主义企业，也必须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来源，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靠国家经济财政部门的拨款，这种拨款不仅环节多，手续复杂，而且数量往往也不足，不能适应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企业要及时取得需要的资金，必须自己进行积累，即在每个生产周期内，把留归企业支配的利润中的相当部分，用于积累，以增加企业所使用和支配的生产资金。企业可以用积累起来的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购买新的机器设备，采用新技术，这样企业才能自己真正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这方面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积累的论述，是很值得我们在研究增强企业活力时作

参考的。

第四，资本循环和周转的理论是提高我国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了资本家企业的资本是不断循环和周转的。资本的循环公式是：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资本的不断循环就是资本的周转。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越快，资本就越能被充分利用，同量资本在相同时间内就能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资本，从而也就能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我们能不能运用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理论来提高我国企业的经济效益呢？我认为是能够的。我国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也必须不断运动，即不断循环和周转。社会主义企业要用货币资金购买生产资料以及支付给职工劳动报酬。职工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生产出新的商品。在这些商品内除包含有转移的生产资料价值和相等于支付给职工的劳动报酬外，还必须包含有职工为社会创造的一部分价值，即净产值。社会主义企业资金循环和周转的快和慢，和企业的经济效益有极大关系。资金运动得慢，同量资金在相同时期内，企业能够得到的经济效益就少；一个企业资金运动的速度如果低于生产同种商品企业资金运动的速度，这个企业就必然盈利少，甚至会发生亏损。相反的情况是，资金运动的速度越快，企业的经济效益也就越大。企业的经济效益和企业资金运动成正比。要提高我国企业的经济效益，必须使企业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得到充分利用，即加速企业资金的循环和周转，才能达到目的。

第五，关于两大部类之间比例关系的原理是我国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我国的国民经济要持续协调地发展，这是实际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所共同讨论和希望做到的。而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我认为是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原理。马

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必须符合一定的比例才能发展。

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抽象。其实国民经济各部门、部门内部的分部门、各行业都必须符合比例。我国国民经济要持续协调地发展，各部门、部门内部的分部门和各行业也必须符合一定的比例关系。如我国投资进行基本建设，其规模和速度必须和已经生产出来的和将来能够生产出来并用于基本建设项目的各种生产资料相适应。如果货币投资过多，超越了生产出来的能用于基本建设上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种类，在市场上，生产资料就会出现紧张形势；社会集体和职工个人消费基金的增加，如果超过已经生产出来的适合于各种消费用途的消费资料的数量和种类，在市场上，这些消费资料就会出现紧张状况。超过已经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的数量和种类的可能去发展经济，不遵循国民经济中各种比例关系去发展经济，结果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损失。要使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地发展，必须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符合一定的比例关系。

第六，生产价格理论对我国价格改革有着重要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了生产价格理论，即企业的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的理论。我国在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时，要对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进行改革，而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要使各类企业在投入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量相同的条件下，能获得基本上相等的收入，否则，就会挫伤收入少的企业的积极性。现在，在农业生产中，相当一部分种粮食的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不愿对粮食生产多投入，他们脱离农业生产，去从事工副业或运输业，就是因为种粮食的收入比较少；一部分生产小日用百货商品的企业，不愿生产小日用百货，原因也是生产这些商品时获得的利润少；一部分生产原材料和燃料的企业，也由于这些商品的价格比较低，企业获得的利润量少，使企业缺少进行技术改造和进行扩

大再生产的能力，这类企业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为了调动所有各类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必须按生产价格原理去进行价格改革。当然，在改革的时机和方法上，应认真进行研究，在改革过程中，要真正做到对各种不同商品的价格，有升有降，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不致使物价大幅度上升，使各类企业在投入相同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时，所获得的利润基本上相同。国内有人主张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经济的迅速增长，这种主张是不妥当的。

从以上所列举的几个问题来看，《资本论》中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方法和一些基本理论，对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进行城乡经济体制改革都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所以，我认为《资本论》过时论的说法是不对的。

我们说《资本论》没有过时，是就它的方法和一些基本理论说的。但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用《资本论》来解决我们目前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不要去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了，不是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必须发展，任何科学都是在不断发展的，不发展就不能成为科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化的生产，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也是社会化的生产，在生产社会化上二者是相同的，但它们的社会性质却是不同的。经济规律所表示的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和作用的性质也是不同的，所以，《资本论》不可能解决我们所有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扩大企业自主权，我国企业具体应有多大的自主权，扩大企业自主权时，应采取什么方法；又例如，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要加速企业的资金运动，但怎么样才能加速企业的资金运动，那就需要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经济工作者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去研究挖掘企业各种潜力的方法了；再例如，要按生产价格的原则去调整价格，但是应如何去调整，从什么部门生产的商品开始调整，调整价格应采取的方法和步骤是什么，也需要认真

研究实际中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运用《资本论》的理论和
方法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又要发展《资本
论》中的经济理论，这二者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认为不需
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同样是不对的。

在一些人宣称《资本论》过时的论调甚嚣尘上的时候，湖北省
《资本论》研究会的一些同志能写出《〈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一
书，证明作者和编者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水平是高的，而且在
科学研究上是敢于坚持真理的。

宋 涛

1987年6月

绪 论

《资本论》问世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虽然经历了沧桑剧变，但是这部划时代的科学巨著却始终放射着夺目的理论光彩。这是不难理解的。在今天，《资本论》不但仍然是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的锐利武器，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理论指南。可是，目前有些人却认为，《资本论》批判资本主义旧世界的任务已告终结，而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面临的许多课题又不能提供现成答案，因而这部著作似乎正在从无产阶级的理论武器变成一般的历史文献。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并没有站得住脚的理论根据，并且也不符合事实，因而是错误的。

说到《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我们不妨听听恩格斯是怎么说的：“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得到。”^①当代资本主义尽管由于具体条件的变化而带上了这样或那样的新特征，但其“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依然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那么，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认为恩格斯对《资本论》的评价已不适用于今天的资本主义了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页。

难道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依然是现代资本主义全部经济关系的核心内容吗？难道有别的什么著作能够代替《资本论》而对现代资本主义关系的全部领域，作出象马克思那样“透彻和精辟”的科学说明吗？关于这方面我们不必多说，甚至连某些诚实的资产阶级学者也不得不对《资本论》的逻辑力量表示佩服。

就我国国内思想理论界而言，较大的分歧还是集中在《资本论》对社会主义经济是否有指导意义这个问题上。否认《资本论》的现实意义所依据的主要理由，就是它不能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现成答案。这种理由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在于揭示社会经济运动内在的本质联系，它阐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轨道和方向。在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实践时，必须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而这些中间环节就构成各个领域的部门经济学。可是部门经济学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就一定会迷失方向，误入歧途。这种情况正和自然科学中基本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的关系完全一样。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出现的几次严重失误，并不是由于正确贯彻而恰恰是由于违反和误解《资本论》中许多基本原理而造成的恶果。

那么，《资本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指导意义究竟何在呢？

一、《资本论》关于共产主义经济制度的科学预测，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轨道和方向

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通过诉诸抽象的正义和理性来凭空构思共产主义新社会的轮廓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一切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标志”，因而他们是从“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

和交换组织的因素”。^①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对共产主义经济关系的预测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种预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是照亮我们前进道路的明灯。

关于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马克思是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正式提出并加以充分论证的，但是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已包含在《资本论》中。他在论述商品拜物教时所设想的著名的“自由人联合体”，事实上已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结构作出了十分准确的规定。根据马克思在这里及其他有关地方的论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大致包括：第一，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②，因而这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③第二，他们“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④，“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⑤这就意味着全社会范围内的有计划劳动代替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第三，“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物。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⑥第四，“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

⑤ 同上书第25卷第209页。

⑥ 同上书第23卷第95页。

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①第五，这是朝着“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②前进的社会，因而它的生产目的与阶级社会相比已有根本区别。“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③第六，在这种社会生产形式下，人剥削人的现象已被消灭。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作日被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两部分的现象就不存在了。“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④不过这时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剩余劳动依然存在。“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所以，“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⑤。只不过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剩余劳动不再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它意味着“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⑥

这一系列规定的科学价值是一目了然的，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规划了总体的奋斗目标。诚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经济模式会因各国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互有差别，但是，这不过是在基本原则一致基础上的多样性，而不是根本性质上的差别。如果因为这些规定是在抽象形态上的原则性规定而把它们视为无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6，64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8页。

⑤ 同上书第25卷第92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足轻重，那是完全错误的。它们乃是区别科学社会主义和各种冒牌社会主义的重要的和基本的标志。当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测中，也有与社会主义现实不相符合之处，例如说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不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是，他们所预测的那些基本点，绝大多数在今天仍然是适用的，并且是非遵循不可的。

二、《资本论》关于生产社会化条件下商品经济普遍规律的理论，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资本论》虽然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但它同时也揭示了生产社会化条件下商品经济的普遍规律。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固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资本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具有更直接的指导意义了。

《资本论》中的范畴和原理，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结构，大体上可分为如下四个层次：（一）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一般；（二）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之统一的商品生产过程一般；（三）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长过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之统一的社会化商品生产过程一般；（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特殊。只要抽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规定性，即舍弃上述第四个层次，那么其余各个层次的范畴和原理对于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但是适用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下面，我们不妨对此作一些概略的考察。

（一）关于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

马克思说：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

共有的。”^①他还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人的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②不言而喻，这些论述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归根到底，就是要生产出日益丰富多彩的使用价值，来满足人民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在这里，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劳动消耗同产品质量、数量之间的对比，即劳动生产力。社会主义所以必然要战胜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因为它能够提供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 和 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③这些因素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而马克思对于科学技术、生产工具和劳动组织这三者的作用则给予更高的重视。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他对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三个阶段的考察上。从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器大工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是通过劳动过程的技术变革、主要是劳动资料的改进，另一方面是通过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的变革、即劳动协作方式的发展，而逐步实现的。就前一方面说，从使用手工工具发展为机器生产，就能不费分文而把巨大的自然力并入生产过程；就后一方面说，通过协作和分工可以同样不费分文而创造出一种新的集体生产力，它比单个劳动力分散作用加起来的总和大得多。这两个方面都必然会使劳动生产力跃进到一个新的水平。特别是到了机器大工业时期，科学技术更发挥着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机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8—209页。

② 同上书第205页。

③ 同上书第53页。

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①

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不过是榨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提高就成为为人民群众谋福利的手段。

这里还要看到，马克思对劳动过程一般所作的科学分析，不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过程完全适用，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也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劳动过程的日益社会化，资本家的管理职能就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从社会化劳动过程本身的要求中产生的一般管理职能，又是以剥削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本身的职能。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管理除具有与社会主义的管理在本质上相区别的一面而外，还具有由社会化劳动过程的特性中所产生的共同的一面。就后面一面来说，资本主义管理中的某些经验，是可以供社会主义借鉴的。

（二）关于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资本论》把商品当作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来进行解剖，揭示出商品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不同，社会主义还不具备商品消亡的条件，社会主义经济还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固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也是商品，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过程无疑地仍然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从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仍然是对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唯一正确的武器。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也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5页。